

征服者 成吉思汗 5

CONQUEROR

征服者

[英] 康恩·伊古尔登◎著

周沛郁 程道民◎译

蒙古战神
成吉思汗
传奇再现

征服者 成吉思汗5 征服者

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 著
周沛郁 程道民 译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. 5, 征服者 / (英) 伊古尔登(Iggulden, C.) 著; 周沛郁, 程道民译.

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5.7

ISBN978-7-5561-0616-5

I. ①征… II. ①伊… ②周… ③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1653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 18-2014-101号

The Conqueror Serie 5: Conqueror

Copyright©ConnIggulden, 2011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15 by Hu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rightsreserved

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5·征服者

著 者 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

译 者 周沛郁 程道民

总 策 划 周 政

总 监 制 杨翔森

责任编辑 聂双武 胡 萍

封面设计 彭意明 孙至付
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
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13.5

字 数 350千字

书 号 ISBN978-7-5561-0616-5
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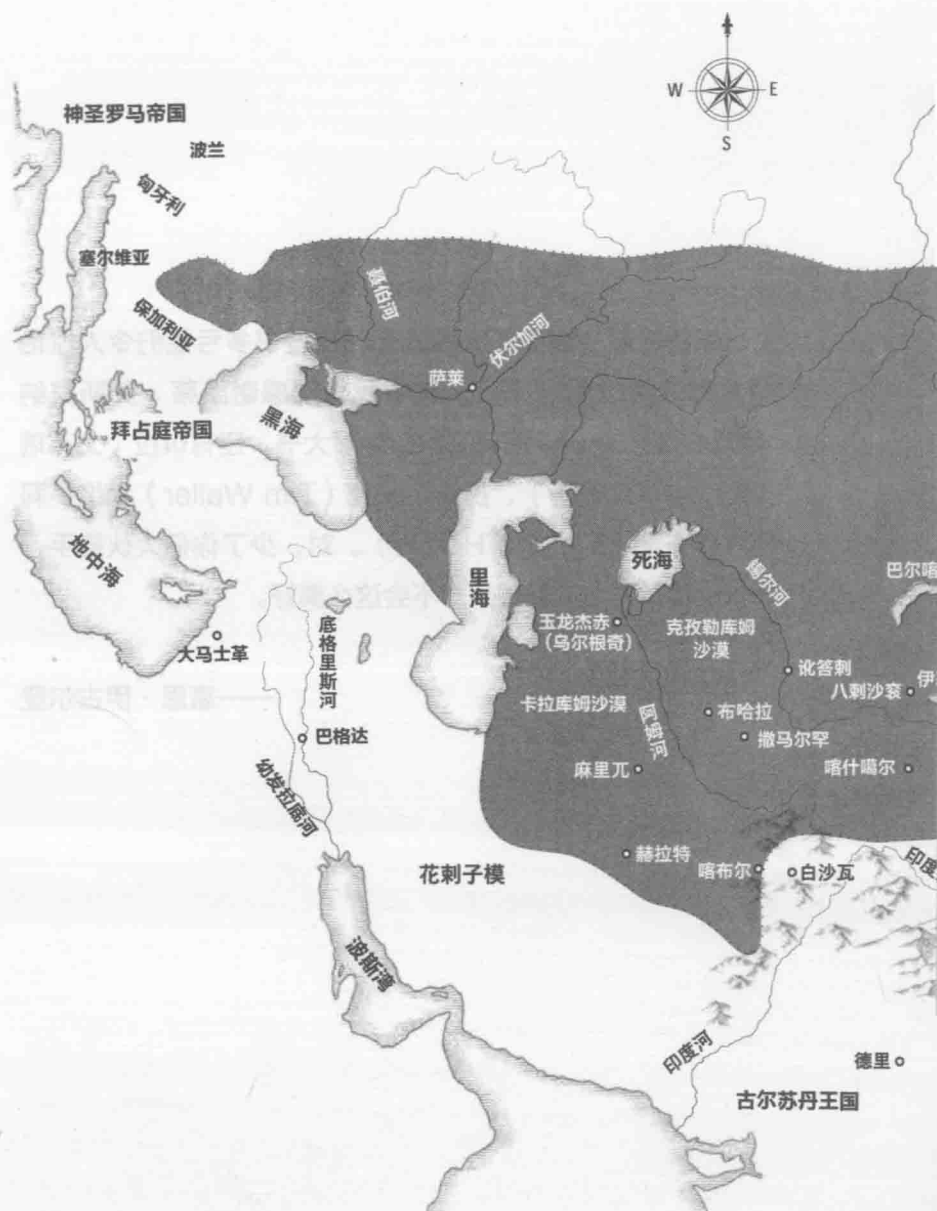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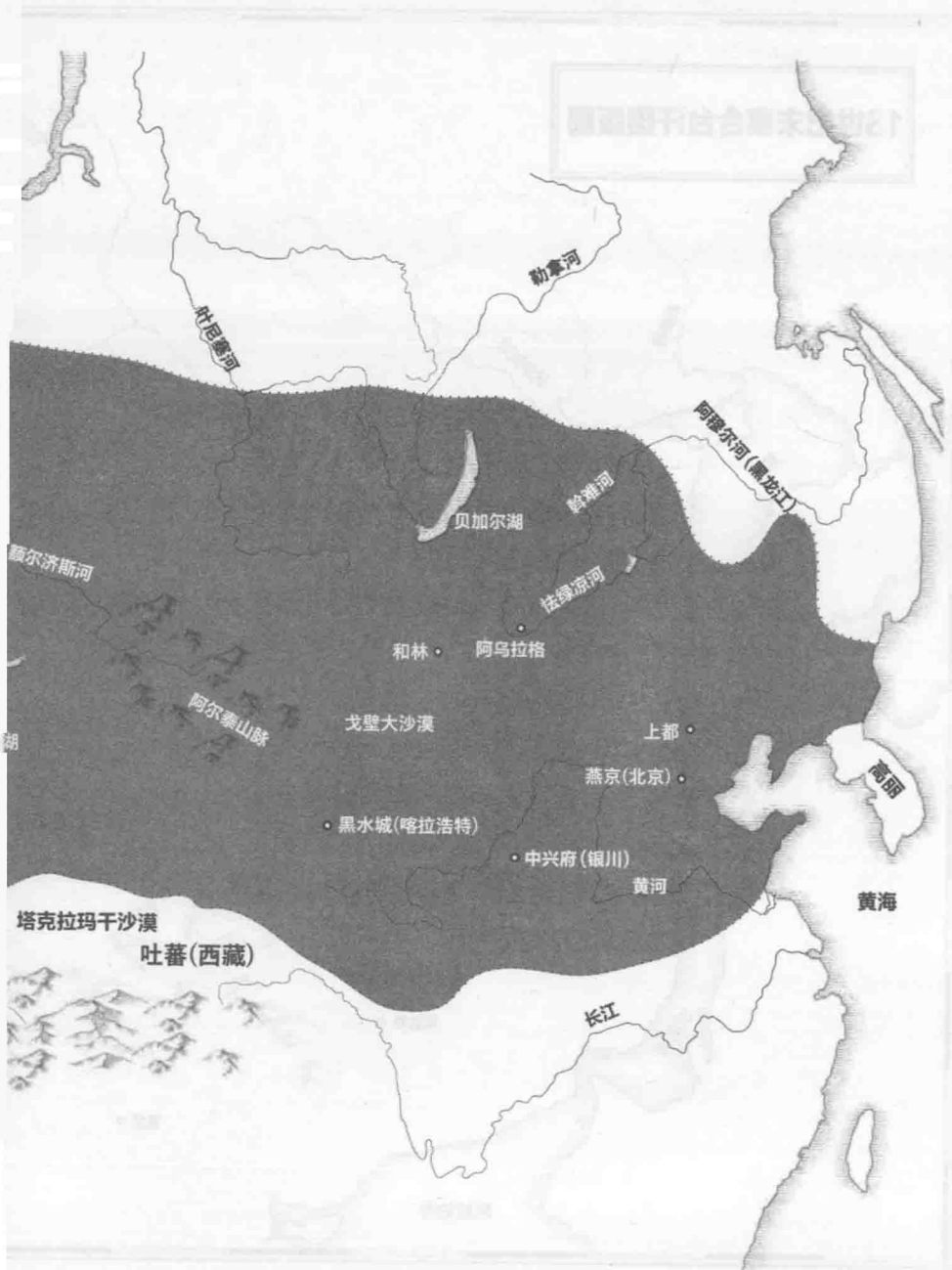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克里夫·罗姆

感谢许多专业而投入的人士，这些书多亏他们令人惊艳的努力才得以见到天日。其中我特别感谢凯蒂·艾斯宾纳（Katie Espiner）编辑了这部庞然大书，还有琪拉·戈弗瑞（Kiera Godfrey）、提姆·沃克（Tim Waller）和维多莉亚·哈布斯（Victoria Hobbs）。对，少了你们大伙插手，事情会简单不少，但成果却不会这么美好。

——康恩·伊古尔登

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帝国版图





蒙古图

勒拿河

叶尼塞河

阿鲁河(黑龙江)

贝加尔湖

额尔齐斯河

额尔齐斯河

和林

阿乌拉格

戈壁大沙漠

上都

燕京(北京)

黑水城(喀拉浩特)

中兴府(银川)

黄河

高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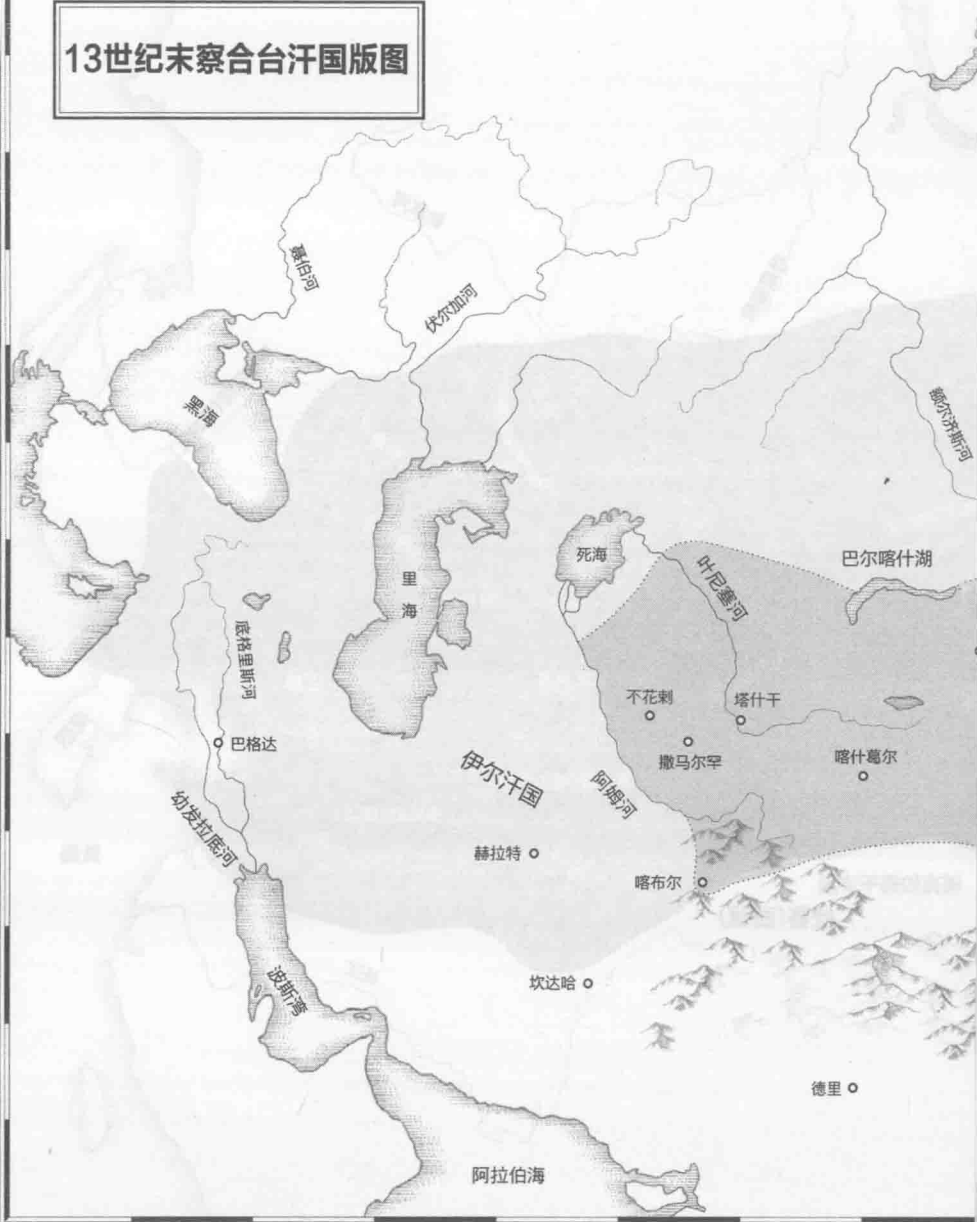
黄海

塔克拉玛干沙漠

吐蕃(西藏)

长江

13世纪末察合台汗国版图





金帐汗国

察合台汗国

窝阔台汗国

元朝

伊儿汗国

拔都
别儿哥

术赤

察合台

窝阔台(元太宗)

贵由(元定宗)
合失

海都

蒙哥(元宪宗)

忽必烈(元世祖)

拖雷

旭烈兀

铁木真(成吉思汗元太祖)

也速该

成吉思汗世系图

一阵狂风暴雨席卷和林，雨水在黑暗中倾盆落下，道路和大街上水流滚滚。厚实的城墙外，几千只羊在羊圈中互相依偎。羊毛上的油脂虽能挡去雨水，但没人领它们去牧草地，它们饿得咩咩乱叫。偶尔会有一两只羊不经意地踩到同伴，引起一小阵骚动。

汗宫外墙和宫门前都点亮了灯火，发出噼啪的爆裂声。宫墙内的雨声听起来像时起时落的低沉咆哮，扎扎实实地泼在回廊上。仆人望着院子和花园里的雨，惊叹无语。他们聚成一群，身上湿答答的羊毛和丝绸滴着水。他们把工作搁在一边，等待暴风雨过去。

对贵由而言，雨声只会更加激怒他，就像哼声会打断他的思绪一样。他和潮湿发黑的石窗台保持着距离，仔细地为客人斟酒。他召来的人在觐见大厅内紧张地张望。贵由猜想，那里空间宽阔，会让习惯平原上低矮毡帐的人感到敬畏。他记得自己待在寂静汗宫的第一晚饱受煎熬，一直担心沉重的石头和瓦片会垮下压扁他。现在他看到宾客的目光屡次闪向高大的天花板不禁莞尔。他父亲窝阔台建造和林时，

做的是伟人的梦。

贵由放下石酒壶，回到宾客身边时，那念头让他的嘴紧抿成一线。他父亲从前用不着接待蒙古宗王，更用不着威逼利诱乞求以得到应得的头衔。

“敖其尔，试试这酒。”贵由拿着两杯酒，把其中一杯递给他的堂叔，“这酒比马奶酒顺口。”

贵由努力对这几乎不认识的人和善。大汗有上百个侄子、孙子，敖其尔是其中之一，贵由需要他的支持。敖其尔的父亲合赤温赫赫有名，这位将军的名号仍受人传诵敬仰。敖其尔毫不迟疑地接过以示尊重，他两大口就喝干杯中酒，打了声嗝。

“淡得像水一样。”敖其尔虽这么说，却仍递出杯子。贵由的微笑有点僵硬。他的一个伙伴默默起身拿来酒壶，帮两人斟满。贵由坐到敖其尔对面一张长卧榻上，尽可能放松，保持心情愉快。

“敖其尔，相信你知道我今晚为何找你来。”他说，“你出生在尊贵的家族，颇有声望。你父亲在山上的葬礼我也曾出席。”

敖其尔坐着靠向前，表现出好奇。

“他一定很遗憾没见到你去过的那些土地。”敖其尔说，“我……其实没那么了解他。他有不少儿子。但我知道他很想加入速不台的西征。他的死是莫大损失。”

“当然！他德高望重。”贵由随口附和。他希望敖其尔站在他这边，而空洞的奉承无伤大雅。他深吸口气。“我请你来，也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。那一系家族由你领导，对吧，敖其尔？”

敖其尔视线转开，望向窗外，雨水仍打着窗沿，似乎永无止息。他在长裤和衬衣外穿着简单的蒙古袍。他的靴子破旧，毫无装饰，连帽子都和富丽堂皇的汗宫不相称。帽子已被他的头发染油，和普通牧人头上戴的没两样。

敖其尔小心翼翼把杯子搁在石地上。他的脸散发着力量，让贵由

想起他的父亲。

“贵由，我会按你的意思做。你母亲的手下带礼物来找我时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举办库里台时，我会和其他人一同发誓。但在那之前我不会出声。我不会莽撞行事，被迫做出保证。不论谁问我，我都这么表明。”

“所以你不愿向大汗之子发誓效忠吗？”贵由问。他的声音变得粗重。红酒从嘴边流下，敖其尔看来犹豫了一下。贵由的伙伴在他身边骚动起来，像受到威胁而紧张的狗群。

“我没这么说。”敖其尔谨慎地答道。他在贵由身边越来越不自在，决定尽快脱身。贵由没接话，他于是继续解释。

“你母亲担任监国，治理得很好。不会有人否认她让蒙古凝聚起来，换作在别人手里，可能就会分崩离析。”

“成吉思汗的国家不该由女人统治。”贵由唐突地说。

“或许吧。但她办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没有山崩地裂。”敖其尔说着笑了起来，“我同意迟早需要大汗，但当上大汗的人，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忠诚。贵由，不能像你父亲和他们的兄弟一样再争夺权力。蒙古太年轻，经不起宗王之间的内战。只要有一人特别受爱戴，我就支持他为汗。”

贵由几乎难以自制，差点从座位跳起来。他被当成一无所知般教训，他可是花了两年时间耐心等待！

敖其尔注视着他，看了他的表现后脸色沉了下来。他又瞥了房里其他人一眼。另有四人。他在外面的房间让人仔细搜身后，卸下武装。敖其尔是个正经的年轻人，他待在贵由的伙伴之间并不自在。他们注视他的目光很奇怪，好像老虎盯着被拴住的山羊。

贵由缓缓起身，走向搁在地上的酒壶，他拿起酒壶掂了掂。

“敖其尔，你在我父亲的城市里，坐在他的家中。”他说，“我是窝阔台汗的长子，是成吉思汗之孙，你却像为了匹好马讨价还价，

不愿表现出忠诚。”

他递出酒壶，但敖其尔用手挡在酒杯上摇摇头。贵由站在他面前，较年轻的敖其尔显然很紧张，但他拒绝受人胁迫，坚定地说：

“贵由，我父亲忠心为你效力。我也是成吉思汗的后辈，但我不会成为大汗。不过还有其他人——西边的拜答儿。”

“他在统治他自己的土地，他无权成为蒙古大汗。”贵由喝道。敖其尔迟疑一下继续说：“朋友，如果你父亲在遗嘱中立你为继承人，事情会简单一点。那样的话，蒙古半数的宗王早已向你效忠了。”

“那是很久以前的遗嘱了。”贵由说。他的声音低沉了些，瞳孔放大，仿佛眼中只看到黑暗。他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

“那么还有拔都。”敖其尔补了一句，他的声音变得紧绷，“他是成吉思汗最年长的血脉。甚至还有拖雷的长子蒙哥。贵由，还有其他人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人。你不能期待……”

贵由扬起石酒壶，紧握沉重壶柄的指节泛白。敖其尔抬头看着他，突然心生恐惧。

“我期待的是忠诚！”贵由吼道。他狠狠将酒壶挥向敖其尔的脸。敖其尔伸手格挡已来不及，鲜血从他眼睛上方绽开的口子涌出。贵由踩上矮卧榻，跨骑到敖其尔身上，又挥下酒壶。壶侧在第二击时裂开，敖其尔高喊求救。

“贵由！”一个伙伴惊恐地叫道。他们都站起身，却不敢干预。卧榻上这两个男人缠斗着。敖其尔的手勾到贵由的喉咙，但染血的手指湿滑，敖其尔无法好好掐住贵由，而酒壶仍一次次挥下，然后突然碎裂，因此贵由手上只握着缺口粗糙的卵形壶柄。他激动地剧烈喘息，用另一只手抹去脸上的血。

敖其尔的脸上血肉模糊，只有一只眼睁着。他又抬起双手，但气无力。贵由哈哈笑着轻松挥开他的手。

“我是大汗之子。”贵由说，“说你会支持我。快说。”敖其尔说不出话。血堵住了喉咙，他剧烈咳嗽，身体抽搐，残破的嘴唇里发出咕噜声。

“不愿意？”贵由说，“连这都不能答应？这么点微不足道的事都不行？那我就跟你玩完了，敖其尔。”他在伙伴惊骇的目光下将破裂的壶柄砸下。声音淡去，贵由站起，放开手中的碎石。他厌恶地低头望着自己，突然发现自己满身鲜血，头发上溅了血，蒙古袍被血染得一片湿滑。

他的目光终于聚焦，回过神来。他看到伙伴吃惊得合不拢嘴的样子，有三人像傻子一样呆呆站着，一人若有所思，好像刚才目睹的不是凶杀而只是争执。贵由望向那个叫冈苏赫的年轻人。冈苏赫是个高大的年轻战士，称得上是贵由麾下最杰出的弓箭手。他首先开口，表情和声音都波澜不惊。

“大人，他会受人悼念。我们趁天色还黑，把他搬离这里。如果我把他留在城中的巷子里，他的家人会猜想他是被强盗攻击。”

“他们找不到他更好。”贵由说。他抹去脸上的血滴，但已无怒意。他的愤怒完全消散，这时心平气和。

“没问题，大人。南区正在挖新的排水管……”贵由伸手阻止他。

“我用不着知道。冈苏赫，让他消失，我会心怀感激。”他看着其他人，“怎么？冈苏赫一个人办得到吗？你们有人得把我的仆人遣走。有人问起你们，你们要说敖其尔稍早离开了。”他露出染血的微笑。“告诉他们，他保证在库里台支持我，他郑重发了誓。或许那家伙活着对我没好处，死了倒好。”他的伙伴开始行动，贵由从他们身边走开，走向不用经过主要通道就能抵达的浴室。至少这一年多来，他都由仆人侍候沐浴，但鲜血让他皮肤发痒，他想清理干净。先前激怒他的事仿佛已被完全抛在脑后，他脚步轻快地走着。水虽然冷，但

他从小就在冰冷的河中洗澡。冷水让皮肤紧绷，让他精神振奋，提醒他，自己还活着。

贵由赤裸地站在金国设计的铁澡缸里，缸口有盘龙。他将木桶里的水淋在头上时，没听到门开了。寒意让他抽口气，打了个哆嗦，身上冒起鸡皮疙瘩。他睁开眼，看到母亲站在浴室里，吓了一跳。他瞥向丢在地上的衣物。衣服上的血已化在水中，木地板染上带红的纹路。

贵由小心放下桶子。脱列哥那身材高挑，威严的气势仿佛充满这间小浴室。

“母亲，您想见我的话，我马上就洗好澡穿上衣服。”他看着她的目光落向地上那堆血衣，他别开眼，拿桶子又舀起澡缸里的水。汗宫有自己的排水道，是金人工匠以火烧硬的陶管特别建造的。他拔起塞子，血水就将消失在城市之下，混入粪便与厨房的污秽中，永远无人知晓。有条运河流过和林，贵由猜想水会流进那里，或是流到水能渗入的某个坑洞。他不知道也不在乎那种细节。

“你做了什么？”脱列哥那说。她脸色惨白地捡起他湿透的衬衣。

“我做了什么？”贵由答道。他仍在颤抖，没心情应付质问。“不关您的事。我会把衣服烧掉。”贵由又抬起桶子，然后觉得厌倦了她的端详。他让桶子落回缸中，他爬了出来。

“我叫人送了干净的衣服来，母亲。衣物应该已经送到觐见大厅了。您或许可以帮我拿来，除非您想整天站在这里盯着我瞧。”脱列哥那不为所动。

“贵由，你是我儿子。我努力保护你，为你号召盟友。你一夜里破坏了多少我的努力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敖其尔请来这里？而且没人看到他离开？贵由，你没脑袋吗？”

“所以您一直在监视我。”贵由答道。他努力挺直身子，摆出不在乎的样子，但颤抖越来越剧烈。

“我有责任知道和林发生了什么事，知道每一场交易和争执，每一个错误，就像你今晚犯下的错。”

贵由不再隐忍，他对她不以以为然的高傲语调大发雷霆。

“母亲，敖其尔绝不会支持我。少了他，我们没有损失。长远来看，他失踪甚至对我们有利。”

“你真这样觉得吗？”她质问道，“你以为你帮了我的忙？所以我养出一个傻子？他的家人、朋友一定知道他手无寸铁地来找你，而且失踪了。”

“母亲，他们没有尸体为证。他们会猜——”

“他们会猜到事实，贵由！会猜到你是不值得信任的人。整个蒙古，只有成为你的宾客时不能保障安全。他们会猜到你是只疯狗，是会杀死在你家里和你喝茶的人！”

脱列哥那在盛怒中离开浴室。贵由几乎还没来得及思考她的话，她就折回来，把干衣服塞进他怀中。

“我天天讨好可能支持你的人，至今已超过两年。崇尚传统的人可以借着大汗长子应该统治蒙古的观念拉拢。贵由，我用土地、好马、黄金和奴隶贿赂人。我威胁他们，如果不在库里台支持你，就揭露他们的秘密。我做了这些，是因为我尊敬你汗父和他建立的一切。应该是他的子嗣，而不是唆鲁禾帖尼的儿子或拔都，或是其他任何宗王继承他的汗位。”

贵由迅速穿上衣服，在衬衣外松松地套上蒙古袍，系上腰带。

“要我感谢您吗？”他说，“母亲，您的计划和策略还没让我当上大汗。如果成功，我就用不着亲自行动了。您以为我能永远等下去吗？”

“我没想到你居然在你汗父家里杀死一条好汉。儿子，你今晚一